

生态诗人 加里·斯奈德研究

A Study of
Eco-poet Gary Snyder

高歌 王诺 著

欧美
生态文学研究

OUMEI SHENGTAI WENXUE YANJIU CONGSHU

丛书



学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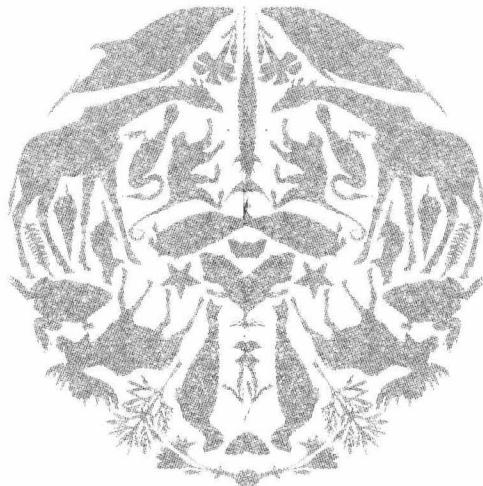
厦门大学
“211工程”三期项目成果



生态诗人 加里·斯奈德研究

A Study of Eco-poet Gary Snyder

高歌 王诺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诗人加里·斯奈德研究/高歌,王诺著. —上
海:学林出版社,2011.9

(欧美生态批评研究)

ISBN 978 - 7 - 5486 - 0228 - 6

I . ①生… II . ①高… ②王… III . ①斯奈德,
G. —诗歌研究 IV . ①I7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9620 号

生态诗人加里·斯奈德研究



作 者——高 歌 王 诺

责任编辑——曹坚平

封面设计——鲁继德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印 刷——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10.75

字 数——28万

版 次——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86 - 0228 - 6/I · 47

定 价——26.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总 序：我们不是出路的一部分， 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王 谌

“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丛书”是由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撰写、学林出版社出版的系列学术专著。这套丛书计划出版欧美生态文学研究概论、西方主要国家的生态文学发展概述以及重要生态文学家专论等一批著作。

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是目前我国高校唯一的专门研究外国生态文学的学术团队。它组建于2004年,依托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生态文明研究平台”、厦门大学中文系和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由三十多名教师和研究生组成。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对这个研究团队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厦门大学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项目和厦门大学“211工程”三期项目资助了这套丛书的出版,项目的负责人是厦门大学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博士。

从1998年开始,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的成员就致力于与外国生态文学相关的研究,在《外国文学——人学蕴涵的发掘与寻思》(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里,以一章、六万多字的篇幅研究了“外国文学中的人与自然”问题。2002年,本团队成员在国内学界首次发表论文全面评介西方的生态批评(《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2003年,本团队的第一本外国生态文学研究专著(也是我国学界的第一部)《欧美生态文学》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研究团队正式成立之后,将主要的研究方向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欧美主要语种、主要国家的生态文学的系统介绍;一是对影响深远的生态文学作家和作品的个案研究。前者已经完成了《英国生态文学》、《美国生态文学》、《俄罗斯生态文学》和《德语生态文学》,同时正在编写“十一五规划”国家级教材《欧美生态文学》(修订版)和《法国生态文学》;后者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有《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态诗人加里·斯奈德研究》、《生态文学先驱梭罗研究》、《杰弗斯生态诗研究》、《生态视角的艾丽丝·沃克研究》、《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琳达·霍根》、《生态视角的堂·德里罗研究》和《圣经》文学的生态角度研究、利奥波德研究、卡森研究、艾比研究、迪拉德研究、贝里研究等。

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还高度重视对生态哲学理论和生态批评理论的研究。本团队成员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读书》、《学术月刊》、《外国文学评论》、《文史哲》、《南京大学学报》、《跨文化对话》等刊物发表了九十多篇论文,承担了“生态批评的困惑与解惑”等五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课题,正在撰写欧美生态批评史,并对主要的西方生态批评家进行研究。研究团队对生态批评的基本思想、主要术语和批评规范进行了系统的探讨。2004年,在国内首次倡导并论证生态整体主义(《生态整体主义辩》)。2005年,在国内首次对“唯发展主义”提出批判(《唯发展主义批判》)。2006年,在国内首次全面论述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并首次批判“科技至上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2008年,在国内首次界定“生态批评”这一术语(《欧美生态批评》和《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并首次区分“生态”和“环境”这两个术语的不同内涵和不同思想基础(《欧美生态批评》),首次提出并论证生态审美的主要原则(《欧美生态批评》)。

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已经被这一领域的学者公认为生态文学研究的重镇之一。研究团队的代表性和标志性成果被国内研究者广泛引用,《欧美生态文学》是目前国内生态文学研究领域



总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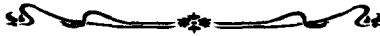
里引用率最高的学术专著,是国内许多重点大学博士生、硕士生进行此领域研究的首选参考文献之一。《读书》、《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比较文学》、《中国青年报》等刊物发表书评或书讯,称《欧美生态文学》一书的“意义既在于为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文学批评确立准绳,也在于为整个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光明日报》2004年6月23日)。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乐黛云指出,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提出了‘生态整体主义’与‘环境主义’的区别,指出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环境主义的基本精神只是以人类为中心保护环境。这无疑是生态文明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跨文化对话》第26辑“卷首语”)。中国著名生态儒学家、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蒙培元指出“厦大生态文学团队已做出了极重要的成果和贡献”,所“提出的许多重要观点极有价值,必将推动生态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他特别对本团队负责人说:“你们的工作值得尊敬!”中国社科院资深研究员党圣元教授指出:“王诺为生态文学所下的定义的确立,对国内围绕生态文学展开的一切相关研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意义。《欧美生态文学》一书,为后来从事生态文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研究成果颇丰,影响逐步扩大,正逐渐成为国内生态文学研究的中心之一。”(《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第7、8页)本团队主要成果《生态整体主义辩》一文被选为全国重点高中大联考和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分析范文。淡江大学英文系(台湾生态批评重镇)主任黄逸民教授称本团队乃大陆生态批评的南方之强。美国学者斯洛维克教授在其论文中引用并评论本团队学者对“生态文学”的界定。生态批评的国际权威学术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聘请本团队学术带头人对该刊编委(中国唯一编委)。

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始终重视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本团队的所有学者均有在国外著名大学留学或访学一年以上的经

历,团队学者前往哈佛大学(三人)、伊利诺伊大学、普渡大学、内华达大学(二人)、俄克拉荷马大学、多伦多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哥廷根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等高校学习交流,与国外同行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并积极参与国际学术讨论。近几年来,先后有美国、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的学者前来访问。2006年,儒学研究生态转向的首倡者、世界著名的儒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访问本团队,与我团队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具体指导本团队研究生的论文写作。同年,国际著名生态批评家、“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创会会长、《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主编、美国内华达大学教授斯洛维克专程来到厦门大学,同本团队的教授进行了长达六小时的学术对话。对话的压缩版发表于《读书》杂志2006年第11期,全文收入团队学者的专著《生态与心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009年,斯洛维克教授再度来访本团队。在为期6天的交流过程中,斯洛维克与本团队成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直接参与本团队的教学,具体指导研究生的研究,并与本团队成员一起进行生态保护区田野调查。此外,团队学者还先后前往美国、法国、土耳其、香港、台湾等国家或地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团队的学生还与美国内华达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学生进行了交流。

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既是一个研究团队,也是一个教学团队。我们非常重视生态文学的教学。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招收了七届、30名以外国生态文学为方向的研究生。团队成立几年来,我们已经培养了十几位硕士,高质量地完成了十三篇硕士学位论文,其中有三篇将作为学术专著出版。团队的学生成员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6篇,发表其他生态批评文章27篇。团队向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输送了好几位优秀研究生,以全额奖学金获得者的身份继续深造。

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特别重视全面占有和把握第一手的原文资料。在英语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方面,本团队拥有的原文资



总序

料在国内学界堪称最新最全。本团队对自己有一个基本的要求：除生态文学史的概述之外，所有的作家作品个案研究，无论是教授的科研还是研究生的研究，基本的前提都是阅读和研究原文作品和原文参考文献。即便是硕士研究生，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其学位论文都不能通过。之所以这样，不仅是因为大多数外国生态文学作品和生态批评专著都还没有翻译成中文；还因为我们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发现：国内现有的外国生态文学译本存在大量的误译。在迄今已开设了六轮的硕士课程“英语生态文学原著细读与翻译”上，本团队的教授和研究生对照原文细读了几乎所有的英语生态文学作品中译本，找出了大量的问题。问题不仅出在英文水平和翻译技巧上，而且出在译者的生态思想积累不足上，这便导致了译者不能充分理解和准确传达作品的生态思想蕴涵。

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还十分重视利用互联网进行互动式教学与研究。为了增强教授学者之间以及他们与研究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我们开设了“厦大生态文学团队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ecoliteratureatXD>）。每个研究者和研究生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研究心得、读书感受发表在这个博客上，同时对别人的博文进行评论或质疑。利用博客这个不占用物质空间、耗费资源很少的绿色虚拟空间，不仅有效地推动了学术研究和教学相长，而且使团队聘请国内著名生态思想家、生态文学家和生态文学研究者担任网上教学的兼职教授成为可能。

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积极参与生态保护活动，努力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对海湾淤积、污水治理、垃圾处理、室内污染、饮用水达标工程等生态保护项目进行了实地调查，先后对福建省天竺山、梅花山、武夷山等自然保护区，山东省泰山、崂山自然保护区，海南省尖峰岭热带雨林，广东清远观音山自然保护区，新疆罗布泊、伊犁、喀纳斯自然保护区，贵州省荔波喀斯特自然保护区，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沙漠化治理和生态文化进行了实地考察，开展了“地球一小时”等生态保护宣传活动。团队成员发表文章、

举办讲座、提交提案、撰写调研报告,揭示生态危机真相,提出生态修复和保护建议。团队还开展了海峡西岸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战略和长期规划研究,对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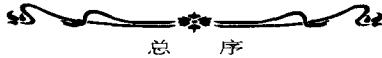
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把生态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并出版这套丛书,主要还不是出于纯学术的考虑,而是出于对我国和整个世界生态危机的忧虑和为缓解生态危机做出贡献的责任感。

在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时代,在生态文明日益受到人类重视的时代,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从根本上缓解生态危机,必须变革人类的思想文化。许多生态批评家和生态思想家都指出,导致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不是工业、不是技术,那些都是表层原因,真正的深层原因和主要原因是人类的思想和文化。生态批评家乔纳森·莱文指出,“我们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①杰出的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斯特也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的机能,而在于我们的伦理系统的作用。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②

正因为如此,生态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以生态整体观、联系观、和谐观作为指导思想、以文学作品为媒介进行思想文化批判。其主要目的是挖掘并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揭示人类的思想、文化、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

① Jonathan Levin, “On Ecocriticism(A Letter)”, *PMLA* 114.5(Oct. 1999): p. 1098.

② Donald Worster, *The Wealth of Natu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7.



总 序

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和竭泽而渔式的行为,如何导致了生态的危机,进而促进人类的思想文化变革。只有改变人类根深蒂固的非生态和反生态的思想文化,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唯发展主义、征服自然观、欲望动力观、科技至上观等导致生态危机的意识形态,倡导生态整体主义、生态发展观、与自然和谐相处观、人格完善动力观、绿色科技观,进而推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模式的变革,才可能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只有从思想文化的深层次解决问题,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

美国高校第一个获得文学与环境研究教授席位的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指出:“当前的环境问题大部分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换句话说,它们是文化的副产品。”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生态文学研究者大有作为。文学研究者的生态使命与他们的专业和专长密切相关。他们要做的主要不是用业余时间参加具体的环保活动,而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通过文学批评探讨“文学究竟通过那些途径影响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整个人类思想文化如何导致了生态危机、文学及文学研究能为缓解生态危机发挥什么作用。“文学学者擅长于追问价值、意义、传统、观察点和语言”^①,他们虽然不能直接参与具体的生态治理实践,但却能够为挖掘乃至铲除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之根做出贡献,为构建生态文明做出贡献。

正因为如此,与20世纪以来多数文学研究流派和批评流派不一样,生态文学研究或称生态批评崛起的主要推动力不是来自文学研究内部,不是来自研究者标新立异的冲动,而是来自世界范围的生态危机的逼促和强迫。生态文学研究是在人类和整个地球的存在危机这个大背景下形成并发展的,是人类对防止和减轻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研究领域里的表现,是在具有社会和自然

^① 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 (ed.),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p. xxi, xix, xxii.



使命感的文学研究者对拯救地球生态的强烈责任心驱使下出现的。外在的压力甚至可以说外在的强迫,与学者们内在的生态责任、自然关怀和人类终极关怀相结合,为生态文学研究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生态批评的元老之一、俄勒冈大学资深教授格伦·洛夫在其专著《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态学与环境》(2003)里指出,生态文学研究和教学生发于对现实的生态危机的忧虑,生发于教授学者们对消除生态危机这一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的介入冲动。因为,“地球上任何地方的教师、学者和公民都应当为现实世界付出努力”^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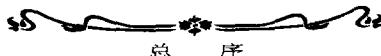
英国的生态文学研究权威学者乔纳森·贝特指出:“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已经危机四伏。大难临头前的祈祷都是那么相似……环境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必须再次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②在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危及整个自然连同整个人类之存在的时期,文学研究怎么能够不直面如此严重并且还在不断恶化的生态现实?

生态批评的首倡者密克尔指出:“文学究竟是使我们更好地适应地球生活的一种创造行为,还是使我们与之疏远的行为?从无情的进化和自然选择的角度看,文学究竟是有助于我们的幸存,还是加速了我们的灭绝?”^③人类的文学要为生态危机负责,它本身就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文化原因之一。反生态文学的延续就意味着生态灾难的延续。文学家和批评家必须通过改造文学来结束对自然的犯罪并且赎罪。生态文学及其研究是一种救赎性行动。

^① Glen A. Love, *Practic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B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3, pp. 10, 7.

^② Jonathan Bate, *The Song of the Ear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4.

^③ Joseph W. Meeker, *The Comedy of Survival; Literary Ecology and A Play Ethic*, Third Edition,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7, p. 4.



格罗特费尔蒂深刻地反省道，“我们许多人都工作在世界各地的大学里，却发现我们处于两难境地。我们的性格和才能使我们置身于文学系，然而，在环境问题日趋严峻之时，再像通常那样工作就显得没有良知和轻薄了。如果我们不是出路的一部分，我们就是问题的一部分。”^①生态危机的确使我们的许多思想和学术探讨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甚至显得滑稽可笑了。“危机”是什么？危机是一个很重的词，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迈向万丈深渊。试想一下，当一个人即将摔下万丈深渊，他还在振振有词地探讨一些深奥莫测的无关生态甚至反生态的哲学问题或文学问题，这难道不滑稽吗？在一艘出现严重故障的宇宙飞船上，如果宇航员还愤愤不平地进行名分之争或流派之争，这难道不可笑吗？

我们如果不能成为出路的一部分，我们就注定是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应当也必须有助于地球和人类的幸存，而绝对不能成为加速其灭绝的思想文化动力。生态文学研究不仅仅是一门专业、一个学科分支，不仅仅是学术活动和教学活动，它更是一种救赎行动——拯救地球和自我拯救的行动！

(王诺博士，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带头人、教授)

^① 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p. xx—xxi.

目 录

总序：我们不是出路的一部分，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1
绪 论	1
第一章 斯奈德的生平与研究现状	6
第一节 诗人生平	6
第二节 生态视角的斯奈德诗歌评论概述	30
第二章 斯奈德诗作里的自然受难	57
第一节 女神远去	61
第二节 上帝死后	72
第三节 人的负罪	83
第三章 斯奈德诗作的生态探索	96
第一节 万物重生的力量	96
第二节 若干民族的栖居范例	118
第四章 斯奈德诗作的生态认识	142
第一节 四维空间里的一盘棋	143
第二节 闪光的食物链	164
第三节 万物舞动之灵	190

第五章 斯奈德诗作的生态实践观	218
第一节 诗人的生态使命	219
第二节 栖居在龟岛上	242
第三节 真正的工作	267
结语	299
参考文献	304
中外文人名索引	314
后记	高 歌 319
后记	王 谱 321



绪 论

2007年12月11日，在挪威国家大剧院举行的“和平之夜”音乐会上，著名的生态思想家和活动人士阿尔·戈尔发表演讲。他引用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话说：“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我们的地球现在也是这样。”地球的现状摆在我们面前两个极端的选择——“要么生存，要么死亡；要么祝福，要么诅咒。”^①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为了让更多的人选择生存，很多生态文学家加入了这场阻止浩劫的斗争，斯奈德便是其中的一位。

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是当代世界生态文学的代表性诗人。他的生态诗歌创作对世界生态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作品中的生态思想对当代美国乃至世界的生态主义思潮、对生态区域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斯奈德还是当今生态批评的热点，几乎所有主要的、有代表性的生态批评家都对他进行了研究。生态角度的斯奈德研究为生态批评的深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个案。斯奈德作品的生态意义和在生态文学、生态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是确定本选题的主要原因。

本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介绍斯奈德的生平，并概述西方和中国学者的斯奈德评论。文章的主体部分共有四章，以万物重新栖居为主线论述斯奈德的生态思想。第二章探讨斯奈德诗歌所展现出的在女神、上帝、科学主宰下的几个时代中自然的遭遇，通过分

^① 张睿，《‘我们必须行动了’——来自奥斯陆的呼吁》，《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0日，第23版。

析自然和人类在生态危机中遭受重创的表现和原因,揭示重新栖居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的必然要求。第三章解读斯奈德的诗歌对万物重生力量和各民族栖居智慧的探索,肯定了万物重新栖居的可能性。第四章总结斯奈德诗作中的生态观:在物质上,生态系统是一个能量流动的网络;在精神上,自然万物也传递着心灵之波。从而明确了人与自然万物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应有的和谐关系,探讨了万物重新栖居的思想基础。第五章,将斯奈德的生态思想延伸到了生态文明实践的领域,分析斯奈德独特的生态实践观,即赋予诗人为万物代言、打破二元对立、创建生态文化的生态使命;回归奉行生物区域主义的“龟岛”大地,扎根其上,培养对地方的深切认同之感,并在生态社区中努力工作,共同分享生活,传承文化。这一章明确了万物重新栖居的具体实践方法和努力方向。在结语部分,简要评析了斯奈德生态思想的意义及其局限。

本书在这一框架中论述了两个重点:一是介绍并评析斯奈德融会多种思想的生态整体主义观念。其中包括汲取了印第安狩猎观、神话传统和原始巫教的“深度生态学”。二是探讨了斯奈德以重新栖居为目的的生态实践观,包括斯奈德在印第安神话和巫教文化启发下对诗人生态使命的界定,以“龟岛”为范本对生物区域主义、地方、地方感和栖居者的理解,以及建设生态社区、开创并传承生态文化的基本观点。

本书在国内外已有的生态视角的斯奈德研究之基础上,意图以对斯奈德诗歌的文本分析为前提,以英文研究成果为主要文献支撑,以斯奈德的生态思想为论述主线,对蕴含在斯奈德诗歌中的生态观进行整体性介绍和逻辑梳理。本书的研究建立在对斯奈德生态诗的大量阅读和翻译的基础上,以斯奈德的十部主要的原文诗集为主、七部原文散文集为辅,对斯奈德的大量生态诗作进行翻译、细读和解析,努力使读者对斯奈德的诗歌及其生态意蕴有直观而具体的了解。

本书在论述斯奈德的生态思想时,采用了若干关键术语。特



做简要界说。

生态整体主义 (ecological holism)

生态整体主义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形成于 20 世纪, 主要代表人物是利奥波德和罗尔斯顿。最早阐述生态整体主义的利奥波德强调了生态整体性的价值判断标准:“有助于维持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事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①此后许多思想家都赞同利奥波德的“ISB 原则”(integrity, stability and beauty 的缩写)。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②斯奈德的生态整体主义观念汲取了以佛教生态观为主的多种思想,突破了人类视角,以整体观念来理解万物所在的生态系统。用整体主义视角关照的生态系统有时空两个维度的含义:在空间上,生态系统是一张承载着能量流动的动态平衡的网络;在时间上,生态系统是缓慢前行的永恒而伟大的进程。在生态系统中,万物各有其位,各有自己的生命历程;又彼此依赖、相互渗透;每一个个体都因其承担着独特的生态使命而变得崇高神圣,并彰显着整个自然的智慧。

深度生态学 (depth ecology)

斯奈德的“深度生态学”与 20 世纪 80 年代崛起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不是同一个概念。斯奈德萃取生态学和生物学方面的理论、印第安人的狩猎观和神话传统以及原始巫教的一些观念,加入自己的理解,形成了所谓“深度生态学”。它更多的是针对深层生态学中的“自我实现”的部分而言的。“深度生态学”

① 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pp. 224 - 225.

② 王诺,《生态与心态》,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第 7 页。